

玄覽堂叢書

第五十六冊

漕船志卷之八

遂寧元山席書編次



歸德後學朱家相增脩

藝文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傳有之曰言之無
文行而不遠孔子嘆杞宋無徵蓋傷之
也夫文豈徒言者哉感時紀事而憂國
愛民之情咸於是乎為君子可以觀政

矣志藝文

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

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出詩大序

其

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

巧其遺言也貴研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

之相宣

出陸士衡文賦

夫文以化成是以移風俗

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

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

出晉書文苑

文之爲用

上之所以敷德教於下下之所以達情志
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
歌頌匡主和民出隋書文學傳司厥紀載之作歲
久寢以散逸相也景仰前脩採擷芳潤得
詩文各若干篇極知掛漏姑存之以俟補
焉

詩類

一鑑亭

杆溪舒芬

風送長淮繫短航
新亭如待落壺觴
江山青眼原相識
天下蒼生未敢忘
翠竹引涼來几席
綠荷分色上衣裳
倡酬况是逢知己
炎海他時夢正長

次韻

南津胡璉

落日似趣清江航
臨池不去猶飲觴
新亭

歷下地已重別墅，輜川人未忘花雨。喜霽
清几席，竹風便靜懶。衣裳能詩，况值何水
部。老我偏憐逸韻長。

鷗汀填鏡

西池竹風催酒航，古銅盤映黃金觴。鴻鵠
高舉日云晏，鷗鳧不驚機已忘。郢客舊歌
分水調，素娥新舞按霓裳。匡時踪跡真無
似，只有亭臺足畫長。

當塗楊諫

驛路夫牽逆水航
入門隨處命壺觴
賚酬坐我詩囊苦
傾倒勞君酒禁忘
秋意對人呈畫譜
家兒急板奏霓裳
口誇多少亭臺景
先喜風搖鳳尾長

高沙賈愚

短檻虛亭若繫航
高雲清露促飛觴
夢懸丘壑期終隱
憂在巖廊莫暫忘
月逗水光

搖幌幙風傳秋意着衣裳共憐世態論心
地卜夜那知刻漏長

毅齋劉乾

環碧溪流泛葦航傍閑隨處促飛觴為憐
菊塢真拚醉却憶葵亭未可忘小卜又知
歸數學放歌不減舞霓裳匆匆難盡離筵
思且向吟邊衍興長

再田可維熊

遊亭小結此溪航

淮一觴及徑

踈籬詩可得涼雲蒼木暑能忘荷池小雨
初侵竿竹嶼輕風更拂裳却喜清幽成吏
隱杜陵此日興偏長

四峯張楠

潮落長淮繫短航小亭日暮共離觴濟川
才大還誰許傾蓋交深未我忘槐影一簾
侵卧榻松風十里透塵裳宦遊踪跡渾如

夢明日懷君夢更長

亦軒吳彰德

巨壑誰憑一葦航故人相憫且飛觴半生
辛苦夢無定一飯殷勤恩莫忘高味好窺
唐戶牖清談須耻晉冠裳他亭不是無花
竹廊廟關山此興長

平地何年駕一航寧須曲水漫流觴對君
懷抱春偏富坐我形骸晚損忘雅調爭傳

清船志卷八
五
青玉案。狸音翻愧紫霓裳。情投非忍輕爲
別。回首朝天路正長。

崇陵方豪

一鑑亭開似野航。月華有意照清觴。烟霞
心事鶴能識。塵土襟懷竹可忘。石逕光流
唵處。屐池波影動。醉時裳。已逢賢主。情逾
舊。况值初冬夜正長。

定齋王應鵬

多君深夜艤舟航
白雪紅爐細舉觴
萬事總歸新歲月

六龍曾補舊衣裳
邊塵滾滾何時靖
淮水湯湯此夜長
南國美人思不見
似君傾蓋可
能忘

南雋汪必東

一匝方池可一航
清光無限落瑤觴
開窓月到竹魂動
拂石幽竹竒花

漕船志卷八
封曲檻短藤柔刺冒輕裳獨憐好景空留
偈回首風塵道路長

東塢李錄

水國奔忙日泛航為憐流景愛飛觴物華
為客留應久吏事勞人坐欲忘風氣逼秋
清棟宇月光塵暑薦霓裳南來未盡江河
興一望雲天萬里長

東洲崔桐

偶繫淮陰纜赴此群妙期超然入幽處覺
澄遊子思主人展年愛笑命華觴隨侵雲
啓高軒冒雨尋芳滋春日氣節佳解帶筵
更移攀崖坐危構俯檻得清池川寒細草
緣樹古深蘿垂牕暉含竹涼好鳥鳴遲遲
回首故人詠韶賞翻淒其成余宋玉悲愧
子鮑叔知心神忽千里尊俎安可羈黯焉
一迴策星月稀微時

嶼
存義

半水跨虛閣雙山含草亭客來渾得醉吾
倦屢舒情月坐荒荒白春行處處青直疑
泛蓬島欲訪安期生

積翠亭

大谷溫新

積水明於鏡新篁翠欲流使君中結宇客
子愛從游烟雨雙橋映琅玕四座幽定看

齊萬丈移向鳳池頭

元岡馬麟

亭裊千竿兩塘開半畝雲涼侵僊掌色晴
帶鉢池曛結翠搖書幌虛心憶此君何時
栽玉律清廟奏南薰

明厓張景賢

萬竿脩竹散清陰雨過涼生翠色深葉亂
春雲何嫋嫋影搖池水故瀾沉題詩遍倚

清舟志卷八
風初度縱酒狂呼者

世塵容吏

隱此君應識草玄心

芝山吳擴

密篠翠烟蒸濃陰覆草亭地偏雲冉冉石
細水泠泠欹枕翻清籟長歌動杳冥向來
幽興劇作賦擬湘靈

夏日偕石葵喬元戎飲積翠亭即席

敬賦二首

前人

海客尋盟至將軍命駕來青春何水部詞
賦謫僊才綺饌花間出文尊竹下開巖亭
邀落景更上御風臺

僊署晚綳緼池亭花氣熏過橋逢積翠把
酒看流雲掩映新篁密踉蹌乳鶴群百年
叨讌賞奎壁煥人文

喜喬石葵吳芝
留酌次韻奉

卷一
答二首

歸德朱家相

江館逢迎少翩翩二妙來金符

天上寵

時喬有新命

白雲郢中才海鶴迎人舞簷花

照酒闌留歡情不極落日更登臺

騷壇金石奏僊珮蕙蘭熏共醉清淮月閑
看黃浦雲乾坤渾浪迹江海惜離群解贈
腰間劍龍光煥斗文

次韻送劉一軒北上

春風吹楚樹送子木蘭舟
沙鳥當杯語江雲捲幔浮
銷魂黯南浦擊楫中流回首
風烟迥能無憶舊游

送韓次固赴南都

黃浦溪頭新水生
清淮渡口片帆明
百年意氣我何有
萬里雲霄君且行
紫氣暫分星斗劍
青谿遙帶鳳凰聲
後夜同明

月早遣雙魚澁別文

冬夕喜明厓見訪積翠亭小集次韻

寂寞楊雄宅能勞上客尋
霜華嚴龕座月色澹穿林
促膝茶烟歇論心玉漏沉
世途君莫問懷古一傷今

飲積翠亭送張明厓北上次元岡韻

二首

春彼張平子相看意氣多
風流凌鮑謝文

藻逼陰何使節辭淮海樓船指潞河臨以
須盡醉擊節動驪歌

直北清光近淮南芳草多祗緣交讓
柰別情何鷺燕遙隨舫旅蒲綠滿河天
憶同調一寄郢中歌

送馬元岡赴南部

宿雨淨炎氛江亭此送君風塵憐抱病霄
漢惜離群淮海

五色雲何時

袂重把披豁共吟

積翠亭奉餞馮南淮尹德清

馮爲刑部郎以

讞獄事謫茂名尉轉今官

炎海憐孤憤臨溪喜量移才非黃綬吏望
重白雲司桂榭渺然去春江空所思雲霄

飛鳥近遮莫嘆分離

臨溪德清縣名

春日飲望淮亭次一軒韻

高閣晴雲抱長淮春水來憑虛一以眺心

賞重徘徊戀

闕心千里思鄉酒一杯狂歌俱慷慨縹緲彩雲
回

一鑑亭奉餞吳芝山歸吳門

傾蓋情能洽臨歧酒易醺冥鴻元萬里神
劍忽雙手弄中泠月槎浮震澤雲還山
有高調早晚及相聞

文類

清江船廠記

予鄉席君文同以進士出宰郟城入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奉

命分司清江船廠甫至興利滌弊多所裨益逾年稍暇即於廠旁及分司左右皆樹大扁以標識之又逾年代去乃考據漕船沿革次第走使過南京屬予爲之記文同爲政知所重矣清江船廠在清河縣之南距淮

安三十餘里因臨于淮水故名清江云其地平衍彌望曠然蓋南北一要衝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定鼎金陵九州百夷任土作貢肆我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益隆繼述于順天府肇建北京爰命文武大臣各一員濬閘河通舟楫以省海運轉輸之半行之未久海運遂罷今所謂清江衛河

舉司皆當時

成議以爲便宜可久者

累朝相承畧加損益至

英廟時江南江北始限爲船一萬一千七百有
奇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該造運船
之數復析浙江南直隸等衛俾歸自成造
隸于清江者惟南京鎮江江北直隸諸衛
所而已每船價銀一百二十兩所徵船料
初取諸江西湖廣四川福建直隸徽州諸

郡縣民苦解納往返經年破產蕩家公私
俱困軍士亦徃徃有支料不敷展轉陪補
之患始有緣此而鬻子出息轉相逋逃者
有司具實以聞

朝廷采群議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隸太
平府委部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河造船之
用淮安抽分刊令本司自領之通計每歲
例得銀二萬六百七十
餘淮揚三府人

清冊志卷八
匠銀三千三十兩每歲

五百三十三

隻江南諸省府不在數內迄今遵守以爲
定規頃者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安福張公
總兵官都督同知合肥郭公奉

詔入

朝會同本部尚書曾公等首建大議復增入官
銀二千三百七十兩總計官給銀二萬六
千七十餘兩并各軍士原舊自辦銀二萬

二千七百餘兩總得每歲共用銀五萬餘
兩疲兵困卒頓覺少蘇此晁大夫所謂節
其力而不盡邵夫子所謂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者也夫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圖
遠效者不屑近功今計費而給之雖錙銖
必較計艘而督之雖沉覆不恤加以羅織
多事之吏爭銜虛名遠謗避嫌之人僅守
成案數運之後爲弊日茲吾恐軍民皆憊

上下匱乏不知何拯救之力通融之術可
以處此而後得耶嗟乎天地間財貨止有
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孔子曰節以制度曾
子曰用之者舒正使劉晏諸人復用于世
千岐萬徑徒爾紛更吾聖賢言語足矣理
財之道要不過此庸系此于末簡爲清江
船廠記且以告夫將來從事者萬一吾

君吾相有問焉當執此以對此余日夜所有志

而愧未能也亦文同所以刻石之意也於
是乎書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
前

經筵講官兼脩會典西克馬廷用書

清江廠題名記

國家分木部以外領漕舟此國之遠圖濟世

之第一務也三代而上子食于國中舟車不出五百里外故周官隸司空者有林衡川衡二官掌山林川澤之禁領漕之官所由設也自秦而下罷侯置守天子有天下下括四方之粟供中都之賦於是漕法始講漕渠不可不濬漕舟不可不作而領漕之官不可不之建也故歷代相承有都水使都水臺都水監雖品秩異等沿革不

一大槩不出曰河渠曰舟楫二署二署相倚皆經濟邦家者不能缺其一也我

太宗文皇帝續承

皇祖定鼎北平初從海運自後清汶既䟽始更淺舟由裏河以達京師南于淮安清江北于臨清衛河設二提舉司以職專造理是即先代舟楫之署而經濟規模尤大焉者天子尚念儲峙切邦家之具

慎適濟川之具

惟茲大計經理非

八

濟之功缺而失

乃事矣復于都水部各出郎官一員監領
厥事在末樂宣德間或遣郎中自景泰後
例遣主事額以三年一代代而往者其間
有陞藩臬之司有擢都臺之寄有位六卿
之列固將利濟于後先矣弘治戊午書來
監蒞斯厥詢訪前脩吏案腐塵姓名無紀
暇尋鄉廉憲石翰鄉大尹張玄卿僅得大

槩未究委曲苟求備而不爲紀述越後數
年益泯沒而無稽矣因序次而刻著于石
且虛其左方以俟後之官長庶方來者尚
賴此石而知名于後也登名于石者苟忠
于舟楫之具上利吾

君下濟吾民則後有觀斯石而目其名者皆曰
斯人也吾聞其人或其或生無濟于時死
無稱于後則後有
皆曰斯人也則

吾未之知也於戲石不
如藻乎人人言之
臧否則因乎石人之言孰愈于石之言
凡我同官之士無以側名于石爲榮恒以
貽言于石爲懼則斯石也盖有不徒然也
弘治辛酉春三月既望

賜進士第工部都水司主事遂寧席書記

濟川堂記

淮之清江厥舊有堂三間以叅漕務堂周

園有庫若干間中貯造舟諸物約數萬計
自末樂迄今十頽六七中存三四星散四
隅不便防守冬官主事席文同來廠之明
年覩視所儲積于無用欲爲脩葺懼財力
艱辛不可妄舉乃集監屬於廠下會計所
需僉曰舊廠過多今裁其中半計料尚有
七八中歛一二商利于廠者咸願成之雖
不請官錢可也供役之人_在廠有之造作

之匠在班有之雖不經司可也冬官白
之都憲李公公曰可於是分官屬事卜日
即工踰再月而諸庫成踰三月而門厨成
又踰月而堂成堂成明年予適督餉事于
淮浦暇往視之因扁其堂曰濟川盖取大
易利涉大川商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之義也冬官作而辭予謂六軍萬騎一日
非粟可生乎不可長江大河一日非舟可

濟乎不可以是名堂可乎冬官默而笑然
有說焉名濟川者堂也克稱堂之名者人
也非堂也居斯堂者不可不勉冬官赧而
懼然有解焉濟大川者

大君事也作舟楫者大臣宰相事也於吾冬
官何有哉雖然萬斛之舟濁天之浪非百
執事者不可也此以名堂可也冬官請以
是記之

弘治十四年秋八月吉

賜進士第戶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蕪湖胡
燿書

一鑑亭記

淮當南北之衝舟車商賈叢集舊制於清
江浦設工部都水分司行三十稅一法以
經漕船費財貨之勾稽脩造之支給官軍
之監臨少不自明厥心政率用憤正德已

邠子承乏出蒞其事政暇退息公署之東
偏燕居見南扃之外有舊池前使君席公
所鑿甫及泉而去繼者固事脩飭遂至頽
圯爰命工加濬甃以甃甃僅半畝而方止
而平清而瑩品彙畢照仍構亭其上植四
楹三間而板其地以臨池朴素幽敞顏以
一鑑意非凭欄俯視以徒觀美也因念夫
理人者必先於自卑反觀始足以觀

物吾有德心以德
有媿心以媿容見
清濁淑慝舉無所逃必將以其平平其未
平以其清清其未清優游涵泳於天光雲
影間而後已莊周曰宇太定者發天光是
不出戶庭而得大觀也其一鑑之意如此
若夫池中有蓮有魚池外有二橋分左右
上各有牌扁曰鳶飛魚躍其南疊石爲假
山菴竹幽蔓結爲翠屏叢中爲碁枰山之

南有環碧亭雜植花卉果木清香襲人皆所以助池亭之觀也客有過而飲此者樂為題詠因以記屬客曰一鑑之理公所自得尚何以記囑人予因述命亭本意漫記之工拙要未較也

正德十四年歲次己卯孟冬望

賜進士出身承直郎主事餘姚陳煥立

葵亭記

嘉靖改元之秋予自才既分司故扁得葵
亭二字乃先賢儼事貴溪姚秀夫所書筆
意瀟灑無塵俗態心甚喜之然不知亭之
所在意以為廢越二日符卿劉公乾訪予
于公署問曰葵亭在乎予訝曰安在劉公
指視其地曰茲亭是也舊與寄寄亭同建
今寄寄尚存而茲亭易為環碧何興廢之
殊途也顧瞻左右而葵亦告傾久矣予因

嘆曰茲亭建于三十年之前而是扁出於三十年之後復得符鄉以新姚之故志亦物理之遭際有如此者夫葵其心向日有忠之道也低覆其根又有知之道焉既忠且知是不可以泛長目矣遂與符鄉及地官李公錄飲于亭中乃易環碧于前置原扁于故處明日覓葵遍種四旁而葵亦秀起因感其物亦有知以副人意也故識之

京口丁瓚記

虛白亭記

正德庚辰予承

命署事于清江公署之西有隙地舊有小亭時
已蕪圯適我

武宗南征師旋奔走遯送未暇脩葺明年辛巳
始得構亭于故址不雕不飭惟朴以堅去
亭丈許環以竹木以助幽致其中曠然而

虛瑩然而白少憇于此則真境內融物譔
外屏遂名爲虛白三峯朱君來適至問曰
名亭之義何居予曰人心本虛有欲則窒
窒則物得以實之塞礙褊狹而無所容昏
昏冥冥終必歸于坑坎而後已也惟虛則
定靜定靜則光明由是可以盡寒暑晝夜
之變由是可以盡風雨露雷之化由是可
以盡三情形體之感由是可以盡飛走動

植之應豐蔀之障一立而繩束之煩不擾
矣三峯曰聖人不以虛為道不以虛為德
道德不虛子奚尚乎予曰人心不通謂之
窒不明謂之暗暗也窒也有欲故也且天
下之物兩實不能以相致能致其實者惟
虛而已虛以生其明明以擴其虛是故名
位貨殖不能以誘我者以其虛也不能以
磨礪我者以其虛也其能有以馳騫奔跲

我者乎不然則物皆得以乘之於是起居
言笑皆有蒂之私也何以通乎人心而光
被天下也哉三峯曰然則斯亭不特爲遊
憇而設也請勒于石以俟同志者何如予
曰此特述名亭之義云爾其他非敢僭妄
者是爲記時

嘉靖二年歲舍癸未春王正月旣望丹徒
點白子丁瓚敬夫甫記

香脩清江漕船序

清江漕船廠故有志作於弘治間正德庚辰冬官郎丁君敬夫來視廠事以志迄弘治辛酉而近事或闕如也乃重加脩訂又比郡史例以地產文獻附焉將入梓屬予序之序曰我

國家漕運之詳矣斯志所載爲類不一乃獨揭漕船以名之何與志所先也亦猶周官大

司馬掌九伐之法而官以馬名非馬之外
無所事也兵用莫如馬也兵行無馬是爲
徒手搏猛獸然則漕運非十萬之衆詎能
籩糧越江河之險邪故曰志所先也且始
作舟楫以教萬世者誰與吾聖人之徒也
是故其法有四焉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合
是四者然後可
爲良而不然者聖人之
所不

國家設

其材美又

分郎署以監之
其意亦唯欲適於是法
焉耳吾不知去
於窳以謀經久果皆如古
之法而非苟且
時之爲者否與予竊悲
夫兵民交困而骹法者之百出也議者謂
造舟之害成化以前民當之其後漕卒當
之至不得已始征稅於商夫商與漕猶夫
民也以民所不堪而移之漕又以漕所不

堪而移之商豈得已哉今商征不減而漕
困未紓當事者有憂焉而於是書也三致
其意矣予意漕卒可用也不可困也商可
征也不可益也是在去其所以爲蠹者而
已天下之事坐視其弊而不爲之所則其
後漸不可爲或遺智者之憂且啓好事者
更張之過以其以爲積習也一旦從而爬
梳聚也也

誘乘之以

起中

而沮於中道夫

不為以益其弊

有為而不克終斯二者

皆過也乃若深其故而慎為之圖施為本末具有定論不亟始而亦不怠於終惟自信不惑者能之然此又可多得也哉敬夫為清江三年盖用此道雖間有沮撓而自信不惑其為斯志皆身所已試而意所獨得者承其後講而行之未必無補也敬

夫京口人嘗受學於兄補齋先生故持論
不詭於俗如此云

嘉靖癸未夏四月之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經筵官同脩

國史淮陰蔡昂書

崇景堂記

工部

即玉泉

分署吾淮之清江

浦岸餘厥政孔脩而崇景之堂適成乃遣
禮幣詣元山居而致狀曰夫子道在天下
教及萬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故其祀也
與天地終始雖蠻戎狄貊罔不尊之則其
崇景之思匪吾人可得已也浦去郡治叵
遠僻罔克與厥丁祀以識崇景之思且復
琳宮梵宇在吾道斥逐之者紛然相望而
夫子之祠茂有作之嗚呼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衛吾道者可不加之意乎經濟奉

明天子命蒞厥載師于茲朝瞻夕惟茫無所依

恒用切于懷虞勞虞傷作之無繇也爰度

署居蕪彼左隙乃遷右圃之間亭後隅之

逸室以飭之堂宇既成中位夫子而配以

附焉乃竊風詩之意頽之曰崇景識吾瞻

仰之心云耳子曷名言以紀厥意以俟後

之心也益大其則幸矣二乃嘆曰偉

哉

堂之建

子學反經之心已

乎反經云者正本清源策之上也策之上者道之幸也堂之不可不建也明矣况建而不至勞吾民傷吾財尤爲善者顏堂之意狀言備矣元復何言元因是而探子之心所未發者以塞子之請可乎子之分畧吾淮也例以三年之久北望

吾門南望親舍地之相去各數千里吾之一身

官寄于茲寧無思乎思之所係崇景爲大
故一登斯堂儼然如見我聖師焉則忠孝
之心不能自己職已脩而益脩功已懋而
益懋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以期不負

君恩親德與師之教

爾夫然則吾心與天游

一息罔怠崇山

景行可行而吾道之

堂巍然日高煥

日新在吾方寸中矣元

不

請于石工庶不爲石

累而

言和此

木云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仲冬吉

賜進士第亞中大夫山布政司叅政前監察

御史淮陰李元謹

書崇景堂碑陰

堂之有記紀也紀厥初以詒終也紀之以
碑俾終有紀也紀則載載則傳焉語曰可
墟可攬可滄可桑而垂之金石者未可泐

也故曰金石者百世之珪茲堂之剏之繇
春山藩侯記言腴矣曰堂者三曰亭者一
右以致齋左以授館而脊以三垣以環之
池以堦之水澤既鍾芹菰相匝而祀可衍
矣迺捐金焉筮鼎者三以燔也筮觚者六
以甬而共也筮爵者十有五以成獻也奉
其几案敝其匪祝修其尊缶潔其中罍縣
其鐘

三如之為登者五鉶如

之言

薌而祀可視夫后之跡是祀者或有啓焉
而弘其規而詳其制則存羊之意不無所
補云

嘉靖九年歲次庚寅仲冬望日仁和邵經
濟書

濟漕志補畧序

政典有常不容紊也君子不自異也政法

有變不必齊也君子不盡同也故夫畫一
之守才譽逾光更張之調時機勿失而世
方以詭隨爲同矯誣爲異者亦遠矣哉夫
天下之治不能久而獨善而况夫財賄監
司弊風夷射逆遏而豫防之難矣淮安清
江廠督理漕艦權征商貨帑歲出納歲計
不貲而綜理紡綸之大凡所謂漕船志者

善

式昭而遺奸日

起

儀司敬事且三

年矣清才遠

不目用考諸志蓋席元

山其主盟有師

道參諸時蓋張呂二

君子其同志有友輔之益調停潤色增美

前休事陳義意物立章程法斯備矣屢變

而終歸不紊小異而無妨大同志補所以

你也防民為遠明志為潔取善為公覺人

為厚有君子之道四故序以歸之

嘉靖十一年春三月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刑部侍郎前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奉

勅撫視江浙等處地方淮陽胡璉序

濟漕志補畧序

經濟薄劣奉

命役于淮三年

事弗足以身茲役而歲

于坤草者一遵

昔

東不敢執

一私見生

雖然能必其弗肯載師

梗后役不耶于

矣事往矣委諸或曰

心之郭也存于政政之緒也昭于紀紀斯
載載可考焉曷委諸且二三君子夙董茲
役政良善殷近可式法而重脩之志有弗
逮者子代且委焉非所以存政也盍彙諸
以竦后考經濟敬承緝畧如左名曰濟漕

志補云

嘉靖壬辰午日仁和邵經濟識

蕪山亭記

嘉靖乙未客有過清江水部公署者問曰
亭名蕪山何曰嗇之東巍然而高者非亭
乎隆然而起者

之南巍然

非亭乎隆然而起者非

北顧前盼對焉

山之亭者故名

曰兼山亭

兼字固舊也意義固淺

而近者也曰予

欲仍夫舊亭也固欲淺

近夫意義也天

之物不必已創之為美

凡物之名不必廣引之為奇撫景寓目觀
物賞心足矣是故登東山之亭則歌曰我
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周
公固亦勤勞矣乎登南山之亭則歌曰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我
將得不爲師尹矣乎由是息駕於蕪山之
亭則又誦曰蕪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我將有良腓之思矣乎學以察理養以澄
私時止則止時折則行湛一敦厚篤實光
明則天下之理非可以蕪三才而陋之矣
奚以二石

曰舊名一鑑環碧語諸

水

行止用蕪之矣

不勤夫是

之謂一神

道也客曰吁子固庸心

於良身之學而則于公旦之業者乎曰
此誠予之願學而未能者耳因次第其言
而記之

嘉靖十四年歲次乙未孟冬吉旦

賜進士承德郎工部主事餘姚徐存義撰

重脩工部廠記

陳子奉若

明命董厥清江厥事至之日達觀于堂于寢于
門庫庖溷荒圯弗治蓬蒿蔚如仰而歎曰
時余之責也顧靡財則謗興動衆則怨集
人其謂何旣又嘆曰庸何恤哉夫事有小
靡而大益暫動而永息者昔人爲之矣矧
曰余責

詢于衆僉曰惟允迺諏

夫丹堊畢施

繩

室以楹計

者百有五

以堵計者二百有八十

爲門六爲神祀

爲綽楔一提舉公廨以

棲官吏者屋凡四十二楹門二物鮮暴殄
人咸用情致如翼如化舊爲新矣于是頽
其堂曰鑑空衡平著志也財猶臆也污焉
甚矣靡公靡明敝其用滋故君子秉鑑所
以自照也持衡所以自準也示民有則也

門之中曰仰極著向也堂負離而抱坎也
門之外曰司空行署余權課之暇時一臨
焉以攷事也嗚呼茲余弗獲已之政也后
之君子嗣而葺之庶其有未乎庸書于壁
以紀歲月

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冬十月吉

賜進士出身
司主事通郡陳堯書

考

卒焉去治

各三十

勤於師者苦終歲裹飯

濡遲家食輒

之志石憲張令逝賢

科鮮著雖有穎慧之資兼博之才義聚日
踈追琢未逮似或歉於大成耳選承

朝命蒞事淮瀆稅舉諸屬咸稱職司得乘公務
之餘偕二三子討繹夙肄繼而朋來益衆
咸止靡容爰謀築舍水署之東隙地曠夷

乃定荒度捐俸市植匠斲率力經始於辛
丑二月閱四月畢緒外爲門曰清江書舍
中爲堂曰文會後爲軒曰退省翼堂之左
右計楹十二則諸生所寓也仍於書舍南
置地數十畝以爲理葬地毀之需而書舍
可未矣夫古

邑之賢子

或之人於射法教民於應

逸長則共

戰目相見

則足以

之八足以相死如此而

前聞不還踵

女差有一日之長義

學訓蒙復創書舍在清江之士躬自導迪

講題改課暄寒不廢亦既倣古制邊之紀

矣至於互相砥礪互相切磋務成居肆之

事如制邊之前聞不還踵云者則責固有

所歸也希驥之馬即驥之乘希顏之徒即

顏之倫在乎加之意而已是故登文會之
堂則敬業樂群舍已取人毋類于小慧毋
愆於乞餼斯可謂之文會焉爾也登退省
之則檢身克已寡過未能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斯可謂之文會爾也愧於屋陋
厭見肺肝作
曰自坎

虛故受若也
見之

之致者

詆訐之

拒人千里不可與入堯

劫象幾何

舜之道者

自欺則罔矣自是則

蔽矣自足則事

七蔽也畫也非所以

語吾文會也非所以語吾退省也蓋相與

勗之吉是爲記

嘉靖歲在壬寅仲春吉旦

賜進士出身工部都水司主事餘姚葉選立